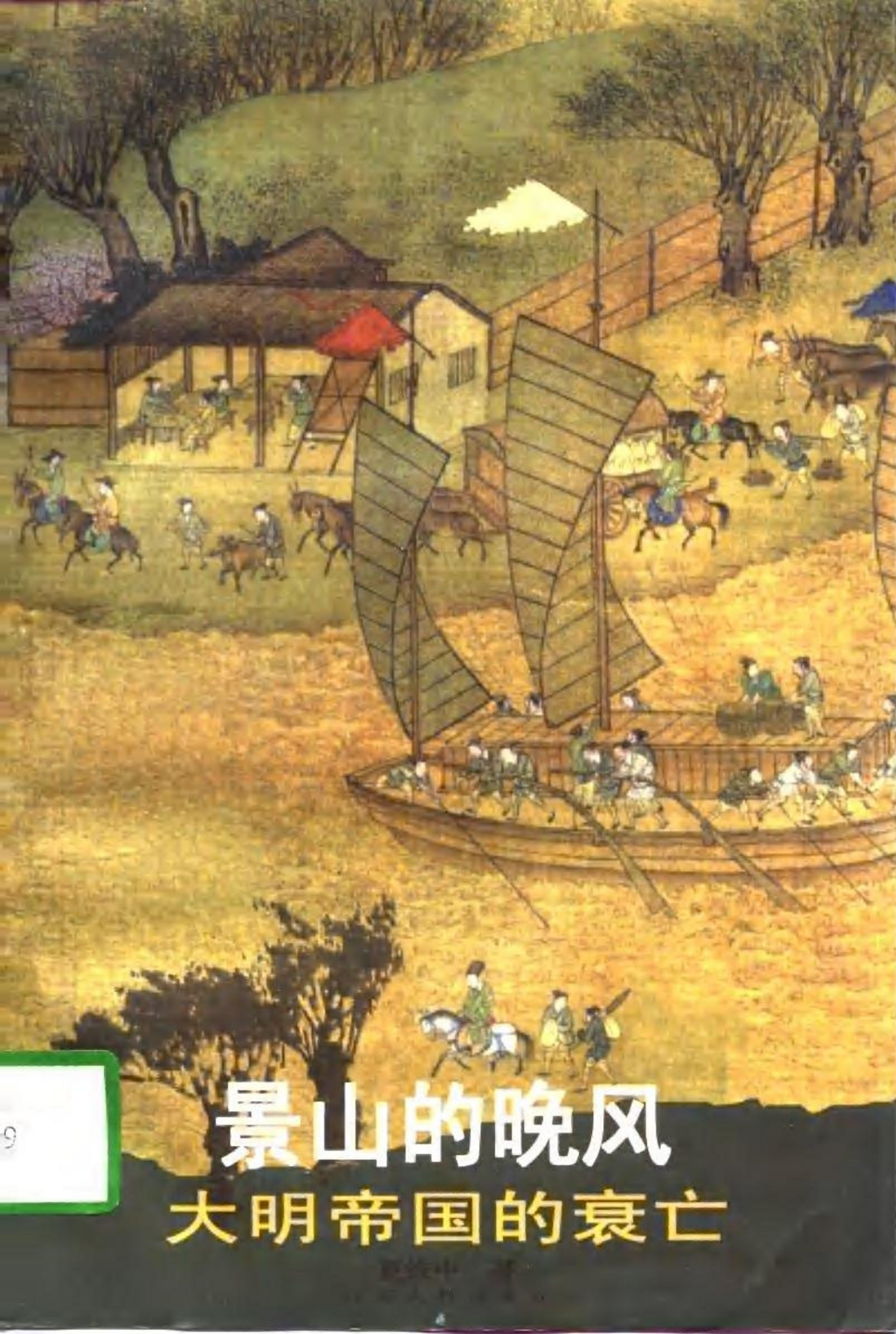




景山的晚风

大明帝国的衰亡

景山中

大明帝国的衰亡

98
K248.09
3
2



景山的晚风

大明帝国的衰亡

夏维中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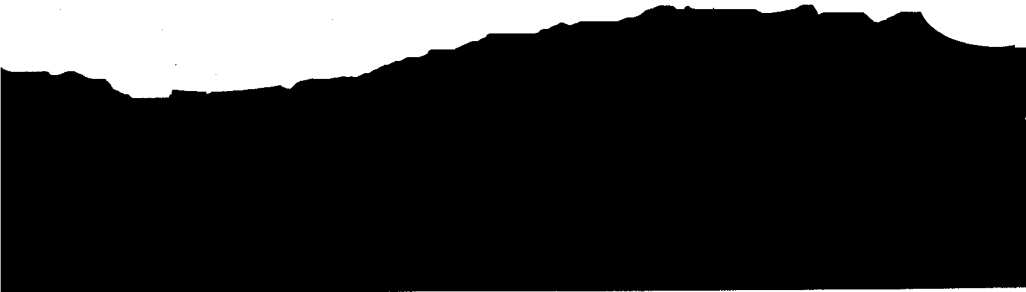
江苏人民出版社

C492034

书 名 景山的晚风——大明帝国的衰亡
著 者 夏维中
责任编辑 余江涛 蒋卫国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南京五四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125
印 数 1—7140 册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065—3/K·295
定 价 18.5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明虽亡于崇祯，而实亡于万历。自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去世后，大明帝国东临关外寒风，西闻秦晋惊雷，犹如一辆疲敝的马车向深谷滑行。崇祯皇帝，大明帝国最后一位天子，他的一生比起前任几位皇帝——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可算是励精图治，奋发向上，颇有中兴之志。但他一直生活在帝国无可奈何的衰朽和灰暗中，伤心地目睹着祖宗的基业被蚕食的全过程……



目 录

引 言 景山的晚风	1
第一章 崩溃的前奏	4
正德皇帝——嘉靖皇帝——隆庆皇帝——张居正的时代—— 首辅身后凄凉事——万历帝亲政——三十年不出宫——辽东 守战——加征	
第二章 荒唐岁月荒唐事	36
国本之争——猝死的泰昌皇帝——移官案与红丸案——沈阳 失守——魏忠贤的时代——二十四大罪——血洗“东林”—— 登峰造极	
第三章 中兴之梦的破灭	96
信王由检——崇祯登基——诛杀阉党——倪元璐出头——内 阁大换血——大清洗	
第四章 后金的挑战	151
宁锦大捷——袁崇焕复出——毛文龙被诛——大冤案——活 刷袁崇焕——长山、大凌河之败——叛降——皇太极入侵	
第五章 步入深渊的内乱	205
杨鹤抚陕——山西征剿——陈奇瑜之败——中原大乱——凤 阳之变——擒杀高迎祥	

第六章 罪己诏 267

空空荡荡的国库——竭泽而渔——颓靡的士风——凋敝的陕北

第七章 深谷寒风 299

李自成受挫——张献忠兴盛——熊文灿的抚局——卢象升战死疆场——杨嗣昌督师——东山再起——松锦大败——亡国之君

第八章 大崩溃 380

李自成占据襄阳——张献忠攻克武昌——孙传庭出关——关中失陷——京师告急——凄凉紫禁城——天绝大明

明朝皇帝简表 414**后 记** 416

引言 景山的晚风

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是个天崩地坼的日子。就在这一天,从黄土高坡上杀下来的闯王李自成,率领着被朝廷称作是“流寇”、“逆贼”的农民军,彻底占领了大明朝的京师北京。也就是在这天夜里,崇祯皇帝在煤山寿皇亭(今北京景山东部)自缢身亡。从此,甲申三月十九日就成为历史长河中一个极不平常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不仅标志着大明帝国的崩溃,而且也预示着异族即将入主中原的开始。

后人已不太清楚崇祯帝自杀前后的详细情况,现有的记载也不尽相同,甚至是矛盾百出。据说崇祯帝在三月十八日就知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便匆匆安排后事。在这天晚上,崇祯帝在乾清宫最后召见周皇后和宠爱的袁妃。痛饮数杯之后,崇祯决定把太子及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氏,由他们设法保护外逃活命。安排妥当之后,崇祯帝对周皇后长叹一声道:

“大事去矣!”

话音刚落,便已是泪流满面。皇后、袁妃也是掩面而泣,环立周围的宫女更是哭声一片。崇祯帝只得挥挥手,命宫女们赶快出宫逃命,自寻活路。这时,周皇后抬起泪眼,无限哀怨地对崇祯说道:

“妾侍候陛下十八年，陛下从来听不进我一句劝，以致弄到今天这样的局面！”

说完，周皇后便搂抱着太子和永、定二王，放声痛哭。之后，又是千叮万嘱，依依不舍地把他们送走。

生离死别之后，各寻归宿。周皇后回到她的坤宁宫，上吊自杀，干脆利落。崇祯皇帝见状连声称好。袁妃也回西宫，在崇祯帝的逼迫之下，上吊自杀，不料绳子一断，竟未能一次成功。皇帝只得上去连砍三剑，助她上路。十五岁的长平公主，也被崇祯召来。公主大概已预感到了厄运难逃，大声哀号。崇祯帝只说了句“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呢”，便以左袖掩面，右手挥剑砍向公主，没想到公主在情急之下，本能地以左臂挡剑，结果被砍落左臂，昏死倒地。崇祯见此惨状，再也不忍痛下杀手，便又召集平时宠爱的妃嫔，亲手一一砍杀。

此时的崇祯帝似乎已处于半疯狂的状态之中。他清理后宫之后，竟亲自换上快靴，手提三眼铳，率领几十位持斧拎刀的太监们，骑马在内城中东奔西突，不知是要出城去击杀敌寇，还是想突围逃命，结果是到处碰壁，到天亮时只得灰溜溜地退回宫中。

后人已无法知道崇祯帝是如何度过最后几个时辰的。据说到了此日的深夜，他还曾亲自跑到前殿，去击钟召集百官，大概是希望能有几位忠臣，来为他殉节，没想到竟无一人赶来，令他大失所望。无奈之中，崇祯帝只得遣散了身边最后几位随从，与太监王承恩携手走入后花园，登上了万寿山。这万寿山俗称煤山（今称之为景山），上有一个新建的寿皇亭，俗称红阁。这红阁原是崇祯为操练内军（由太监组成）而新建的，不料此时竟派上了用场。他在阁中逡巡良久后，便向他宠爱的太监王承恩提出了一个疑问：

“我待大臣向来不薄，今天至此，为什么竟无一人能像前朝靖难时的程济那样追随我而去呢？！”

大概是王承恩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他又为这些文武大臣开

脱道：

“料想是这些人不知道，所以不能迅速赶来！”

随后，崇祯帝便在红阁边上的海棠树下，上吊自杀。王承恩也随即步其后尘，追随而去。君臣两人，就这样面对面吊在树上，在景山的夜风中，随风摇曳。

三天后，李自成的人马终于发现了他的遗体。他的死状十分惨烈：长发覆面，光着左脚，衣衫凌乱。据说他在衣服上留下了血书遗诏：

“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

也有人说，遗诏中还有“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杀尽百官、无杀百姓”之类的激愤之辞。

后人大概永远无法弄清上述的记载是否属实，但绝大多数人却宁愿相信这些记载是真实的，因为根据崇祯帝生前的所作所为，上述的内容是完全有可能的。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位亡国之君能像崇祯皇帝那样，博得如此广泛而持久的同情。这倒不是因为他死状惨烈，也不是因为他死后被降格安葬，与周皇后一起被草草塞入昌平县的田贵妃墓中（后称思陵），而是因为他生前的所作所为，确实不像是一位亡国之君。正像他生前多次哀叹的那样：“我不是亡国之君，为什么会遇上这么多亡国之事？！”

崇祯帝至死也没有弄明白这个问题。他也无法弄明白这个问题。大明朝的江山虽然在他手中丢失，但应该承担责任的又何止他一个人呢？！他自称无颜去见他的列祖列宗，而他的列祖列宗又何尝有脸见他呢？！

第一章 崩溃的前奏

后人在检讨明帝国崩溃的原因时，大多数人都认为，明朝“虽亡于崇祯，而实亡于万历”，意思是说明朝亡国的祸根早在万历年间就已埋下，万历帝留给子孙的江山已是千疮百孔，像一座即将倾圮的大厦，没有不崩的道理。这种说法是很有见地的。

正 德 皇 帝

万历帝(神宗朱翊钧, 1573—1620)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前后长达四十八年, 比他的祖父嘉靖帝(世宗朱厚熜, 1522—1566)还要长些。在隆庆五年的冬天, 隆庆帝(穆宗朱载垕, 1567—1572)就为年仅八虚岁的儿子朱翊钧举行了成人仪式。没想到此举似乎有先见之明, 几个月后, 隆庆帝便撒手归天, 龙驭上宾, 把大明朝的重担压到了年仅九岁的儿子肩上。

登基时的万历帝, 实际上还是一位孩子, 才刚刚懂事, 根本无法行使皇帝的权力, 也谈不上承担什么

责任。幼主当政，已属不祥，更不妙的是，前面的几位皇帝，留下来的已是一付烂摊子了。

万历帝的堂伯祖父正德皇帝（武宗朱厚照，1506—1521年），接位时年仅十三虚岁。正德帝生性爱玩，除了朝政之外，几乎样样喜欢。更糟的是，他认为朝廷文官还不如太监，所以他宁愿把朝政托付给太监，也不愿重用文臣。正德帝先是重用刘瑾，后又宠用江彬、许泰。在这些太监的唆使下，正德帝几乎做尽了皇帝本不应该做的任何事，视皇帝之位几同儿戏。

正德帝的胡闹可以说是历代少见的。他的胡闹，不仅求新、立异、场面大、刺激性强，更要命的是，他专做那些皇帝不能做、至少不能公开做的那些事，公然蔑视被常人视作是立国之本的那套道德规范。他在内宫操练军队、拆房圈地、搭建帐篷、养狮驯豹，无事不做。有一次他在内宫玩耍烟火，不料引发大火，焚毁大量宫殿，正德帝望着冲天火光，只是开玩笑地说了声：“好一棚大烟火也！”

正德帝到后来已不再满足于这些。他经常外出巡幸，一度长驻宣府镇，但又不允许官员们离开北京城。他不愿再用玉玺，也不愿用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而是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并启用将军印信。至正德十三年，正德帝竟要求给一位名叫朱寿的将军加封镇国公。他命吏部道：

“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领六师，扫除边患，累建奇功，特加封镇国公，岁支禄五千石。”

这位朱寿，不是别人，正是正德帝自己。堂堂一国之君，竟然自己任命自己为镇国公，真可以说是亘古未见。正德帝还跑到山西太原，与晋王府一位乐工的女儿打得火热，如胶似漆。正德十四年江西宁王叛乱，天下大震，唯有正德帝十分兴奋，因为他不仅可以显示他的军事实力，而且还可以借此机会去“巡幸”一下他多年想去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因此，他决定“亲征”。

实际上，就在他离开北京后的第二天，朝廷就接到了负责江西

平叛的王守仁的密报,说宁王已经被俘,无需皇帝亲征。正德帝哪里肯就此善罢甘休!他仍率军浩浩荡荡开赴南京。到达南京前,他突然颁布一道古怪的诏书,禁止天下饲养和宰杀猪。其原因不得而知,大概是因为“杀猪”和“杀朱”是谐音。正德帝给江南的这份见面礼几乎要引起骚乱,因为南方地区几乎家家养猪,生猪不仅是农家主要副业收入之一,而且猪肉也是当时底层百姓最主要的肉食来源。但正德帝对此全然不顾,依然我行我素,强制推行。

正德帝在南京一住就是八个月,迟迟不肯回京。富庶繁荣的江南,自然要比肃杀荒凉的北方更令人流连忘返,而美丽清秀的江南女子,大概也比晋王府的乐工之女更吸引人。正德帝哪里肯匆匆而过,自然要把他的“浩荡皇恩”多留些下来。只不过这样一来,苦煞了江南的百姓。好在住了八个月后,正德帝终于返京了。返京途中,他因在清江浦捕鱼,差点淹死,受了惊吓,回京后不久便驾崩了。据说正德帝临终前,也有悔过之意,说以前的那些荒唐事,都是自己之错,怪不得别人。

正德帝做了十五年的荒唐皇帝,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激化了原本存在的许多危机。碰到这样的皇帝,文官们除了冒着挨板子、丢官甚至送命的危险,拼命上疏要求皇帝改变主意外,再无他法,因为皇帝是无法选择的,只有等到他死才能更换。或许正是如此,许多文官对正德帝的死,倒不见得有多大悲伤,反而有点暗中庆幸。他们认为,无论如何,新皇帝毕竟不至于像正德帝那样荒唐,而正德帝无后,也给他们在选立新帝时留下较大的余地。最后,他们选择了正德帝的堂弟朱厚熜接位,即后来的嘉靖皇帝。在他们看来,这位新皇帝各方面都比较令人满意,一定会给朝廷带来希望。然而,事实证明,他们大错特错了。

嘉靖皇帝

新皇帝朱厚熜出生在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县)。他的父亲朱祐杭是成化皇帝(宪宗朱见深,1465—1487)的第四子,与弘治皇帝(孝宗朱祐樑,1488—1505)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被封兴献王,就藩安陆。首辅杨廷和当时力主朱厚熜接位,是有一定目的性的。

依惯例,武宗死后无子嗣,本应从比武宗小一辈即载字辈的宗室中选一位新皇帝。而杨廷和却力主选同辈的朱厚熜接位。严格而言,杨廷和的这种做法,并不尽合大明礼制。他之所以要这样违例行事,原因当然很多,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即看重朱厚熜个人的品行和才学。据说朱厚熜自小就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而且熟悉朝廷礼仪,确实是一个合适人选。而且当时他才十五虚岁,杨廷和大概也认为容易驾驭。没想到正是这位少年,在即位之初,就单枪匹马,与几乎是整个朝廷的文官对抗,并达到了目的。

嘉靖即位后,首先就提出如何在礼仪上确定他生父母的地位问题。依当时绝大部分文官的意见,嘉靖皇帝是以弘治皇帝的嗣子身份继位的,理应尊弘治帝为皇考。但这样一来,嘉靖帝就得称自己的生父母为叔父母,这大概勾起了嘉靖帝的心病。

原来,嘉靖帝的祖母邵贵妃出身低微,被其父卖给了杭州镇守太监。在接受了一些书法和文学训练后,她被作为礼物献给了成化皇帝。到嘉靖帝即位时,这位贵妃已被打发到类似冷宫的浣衣局,且双目失明,风烛残年。嘉靖帝的生母蒋氏妃也只是一位武官之女,地位低微。正是在某种自卑而又逆反的心理的驱使下,嘉靖皇帝与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进行了长达几年的大礼仪之争,最终达到了目的,为他的生父母争得了满意的地位和荣誉。

从大礼仪之争中,不难看出嘉靖皇帝为政为人的某些性格。

首先,嘉靖皇帝对自己的利益比对朝廷的利益更加看重,为了前者甚至可以不顾后者。嘉靖帝即位之初,天下百废待兴,亟待明君,而他竟然能弃之不顾,为一己之私利而与文官对抗数年,实在是自私之极。

其次,嘉靖皇帝性格残忍、狠毒。杨廷和是嘉靖帝得以登基的第一功臣,最终却被嘉靖帝逐出朝廷,不存丝毫感念之情。张太后(弘治帝之后,嘉靖帝之伯母)因为冷淡了嘉靖帝的生母,嘉靖帝便抓住一切机会随意羞辱和威逼太后及其家人。在嘉靖三年,嘉靖帝为了其母亲的尊号,竟一次廷杖了一百八十余位京官,其中十七人因伤重致死。这种做法,在明代可谓是空前绝后。

这位嘉靖皇帝在位长达四十五年。在此期间,大明朝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蒙古人在北部屡屡入侵,构成严重威胁,而朝廷又拿不出有效的办法。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给当地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朝廷为平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庞大的军费开支、皇室的挥霍无度、官吏的普遍腐败、税制的混乱和瓦解以及接连不断的天灾等等,造成了朝廷严重的财政危机。但嘉靖帝对这些似乎有些无动于衷,开始时尚能勉强应付,到后来干脆是消极对抗,甚至把朝廷大权一度全部交给了严嵩,时局之败坏就不难想象了。

在漫长的四十余年中,嘉靖帝似乎只对一件事有着长期的浓厚兴趣甚至狂热,那就是向神仙祈祷和觅取道家的秘方以期长生不老。早在他即位初期,就有一位叫邵元节的江西道士被邀入宫中,为嘉靖祈雨禳灾,并“顺便”通过春药之类的办法为皇帝解决不育问题。结果终于使皇帝在即位十多年后生了几个孩子,解除了后顾之忧。嘉靖帝自此以后对道教的魔力更是深信不疑。

邵元节死后,陶仲文进宫接班。陶仲文擅长配制春药和扶乩。在他的指导下,嘉靖帝开始在这方面进行长期的修炼。从嘉靖十九年开始,嘉靖帝几乎全力以赴地修炼他的仙丹,结果是由于长期

服用这些含有铅、砷有毒物质的仙丹而导致了慢性中毒。嘉靖帝不仅修炼上述的外丹,而且到后来还炼内丹,大批的幼女被逼入宫内,不知所终。结果引发了一场少见的宫廷叛乱,几位宫女差点用绳子勒死了嘉靖皇帝。嘉靖帝甚至还用扶乩来决定国家大事。晚年的嘉靖帝几乎成了一个怪物。由于慢性中毒,他严重失眠,以致常常彻夜不眠,批阅奏章。他的情绪极不稳定,记忆力严重衰退。他时时冒出一些古怪的念头,令人难以捉摸。为了哄他,大臣甚至要用种种可笑的办法,如在他睡觉时把桃子放在他身边,说是仙桃等等。也难怪海瑞要上奏折大骂他是一位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并要他对帝国的危局负全部责任。据说当时嘉靖帝读罢海瑞奏章,大喊不要让海瑞跑了,要千刀万剐方才解恨。但当得知海瑞已扛着棺材在外面等死时,他又不想杀海瑞了。

就是这样的君主,整整统治了大明朝四十五年。令人不解的是,他居然挺了过来。是靠帝国的惯性?靠文官集团的忠诚?还是靠嘉靖帝自己的统治手段?一时难以说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嘉靖帝留给那智力迟钝的儿子穆宗(隆庆皇帝)和年幼的孙子神宗(万历皇帝)的江山,已是千疮百孔。正如当时民谣所讲的那样,是“嘉靖嘉靖,天下已尽”。

隆 庆 皇 帝

嘉靖皇帝以后是隆庆皇帝(穆宗,朱载堉,1567—1572年)。隆庆皇帝在嘉靖和万历之间,似乎只是一个过渡人物而已。

隆庆皇帝即位时,已近三十岁。他长期以来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中,而他的父亲似乎也没给过他过多的恩宠。他作为长子,很迟才被立为太子,即使被立为太子后,也没有享受到作为太子应该

享有的地位和待遇。嘉靖帝对他和他的异母弟景王似乎总是不偏不倚,以至于不少人猜测这位太子未必能在老皇帝百年之后顺利接位。这种经历对隆庆帝的心理甚至生理产生了很严重的消极影响。

按照传统的说法,隆庆帝是一位节俭和仁厚的君主。这种说法的正确性已受到质疑。隆庆帝的生活根本谈不上什么节俭,传统史家笔法中所讲的仁厚之类,与其说是称赞,还不如说是无能的婉转说法。事实上,隆庆帝智力迟钝,笨嘴拙舌,有人甚至怀疑他有轻度的精神失常。或许正是这些原因,隆庆帝在位期间,总是避免卷入家庭和朝廷的争执之中,也从来不作出任何重要的政治决断,甚至连自己作为君主的起码权威也做不到。以至于他手下的大学士们总是举行盛大的典礼,来树立他的威望。在这种典礼中,隆庆帝仅仅是一种象征。

这样的皇帝在某种程度上要比正德、嘉靖之类的荒唐皇帝好得多。隆庆帝的无能或不愿干预朝廷的具体事务的态度,使得他手下有能力的官员们能放手去行使朝廷权力,管理帝国。隆庆朝近六年的相对稳定和繁荣的局面,证明朝廷事务在没有皇帝的干预下似乎也能维持,甚至在某些时候或许能做得更好。万历初期张居正的统治差不多也是这种情形。

隆庆帝的统治风格,实际上也为他幼小的儿子万历帝的执政初期种下了善根。由于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阁班子,足以应付朝廷事务,因此,万历帝虽于冲龄即位,不能真正行使权力,但仍能依靠这一文官班子治理帝国,不致发生统治危机。但这种做法,也为后世留下了制度上的缺陷。一种情况是由于权力相对下移,文官之间的倾轧或党争不可避免,也必然反过来影响朝政。另一种情况是出现一个强权型的人物,树立起权威,并以皇帝的名义行使皇帝的大部分行政权力,就像万历初期的张居正那样。但在这种情形下,又有两个棘手的问题难以解决。一是如何保证这个文官独

裁者不用手中的特权为自己的圈子或个人谋取私利,甚至威胁皇帝的地位,动摇王朝的根基;二是如何避免这个文官独裁者的权威一旦失去时所带来的各种灾难性的后果。后来张居正的统治经历,不幸印证了这些推测。

张居正的时代

大明朝历正德、嘉靖和隆庆三朝而至万历,六七十年的风风雨雨,已使它千疮百孔,根基不稳了。当时的明帝国,已到了非彻底整治不可的紧要关头。开国之君朱元璋留下来的那一套“祖宗之法”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现实需要。二百多年前朱元璋的统治政策,是依据帝国当时的实际情形制定的。这位从凤阳农村杀出来的半文盲皇帝,做梦也想不到二百多年后帝国的具体状况,这事实上也不能归咎于他。但不幸的是,他的治国之策仍必须被奉为金科玉律,在帝国推行。尽管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朝廷也作过些修修补补,但“祖宗之法”的大义宏旨无法也无人敢去从根本上触动。这种制度与现实的严重脱节,导致了一系列问题,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危机,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这种局面对于万历帝这个不满十岁的小皇帝来说,自然无能为力。幸好有首辅张居正能承担辅佐幼主的重任。他在万历生母慈圣太后和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这两位实权人物的有力支持下,控制住了局面,使帝国在万历初期一度呈现出中兴的势头。

张居正可以称得上明代后期最有作为也是最有争议的权臣。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至隆庆元年二月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四月晋升为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张居正属于那种有出众才能并且能通过政治手腕